

与袁隆平结缘的画家

张英



▲ 国画《和韵》朱戊扬作

▶ 国画《当代神农袁隆平》朱戊扬作

朱戊扬是在偏僻山村长大的画家，儿时生活的艰辛是他心底最深的烙印，对粮食的敬畏是他那一代人普遍的内心情感。他生性乐观、浪漫，是国内第一个专注于画水稻的画家，普普通通的水稻在他的笔下演绎出千种风情，万种神态。

朱戊扬，湖南新宁人，著名山水花鸟画家，曾先后师从著名画家莫迎武、陈白一、李魁正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湖南省美协工笔画艺委会主任委员、长沙市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历经曲折成画家

朱戊扬出生在邵阳新宁县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贫困让他在美术学习和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艰辛而坎坷。小时候，农村学习条件有限，早期在美术的学习上是松散的，那时全新宁县也找不到一个专业的美术老师。高中时，一心想考美术专业的朱戊扬为了拜师，便给自己当时知道的唯一一本课外刊物《年轻人》杂志的美术编辑谭冬生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自己的几幅画作。信中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困难，谭冬生认真地回信，告诉了他专业

原因未被录取。

生计沉重的父母再也难以支撑他的美术梦想，朱戊扬便走进了打工的行列，一边赚钱一边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年终于如愿以偿考上湖南省轻工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现长沙理工大学)。

在校3年里，朱戊扬求知若渴，勤学苦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毕业后，他被安排回新宁县计生委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工作之余，仍然不忘绘画创作。1994年，他创作的作品参加了全省首届花鸟画展，获得三等奖，这更加坚定了朱戊扬对艺术追求的信心。

在工作上，凭借专业优势和勤勉的工作态度，朱戊扬如鱼得水，成绩出色。2000年，到新宁县建设局任职。工作做出了成绩，职务上升了，却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越来越多的事务性工作开始干扰他的美术创作，朱戊扬渐渐感到不适应。最终他割舍不下要做专业画家的梦想，2005年，通过主动申请，朱戊扬调到新宁县文联工作，将主要精力转向了艺术创作。几年时间里，通过拜师、潜心深造，朱戊扬

艺术创作水平上了新的台阶。自2009年开始，数幅水稻题材的国画作品在全国大展中入选或获奖，尤其是2010年，他创作的工笔画作品《惠风》入选了世博会中国美术展，成为湖南省唯一入选此展的美术作品。2011年，朱戊扬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工笔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

饱含深情画水稻

在绘画题材上，朱戊扬最初以山水花鸟为主，家乡山的山水花鸟都是他创作的源泉。

2007年，他又转向以画水稻为主。谈到为何将水稻作为主要创作题材，朱戊扬回答：一是自己出生于农村，在牛犁半饱中长大，小时候吃红薯拌饭时筷子一颗一颗寻找米饭的记忆尤为深刻，对稻谷有着深厚的敬畏；二是水稻禾苗叶子的形态长势和兰花的叶子相似，自古以来，以兰赋诗作画者数不胜数，而画稻者却少之又少；三是当今城市青少年远离农村，缺乏对粮食的珍惜意识，不知农民耕作的艰辛。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自幼对粮食的那份朴素而深沉的情感。

如何画好水稻呢？朱戊扬感慨，水稻很朴实，自古很少有画家关注，也因为太朴素，特性少，要画好并不容易。画水稻难，要用工笔画水稻就更难。为了画出水稻的神态，要一粒粒勾线、一粒粒上色，画起来很繁琐，工作强度特别大。2011年，他耗时2个月创作出工笔画作品《香城》，该作品后来入选第八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他说，为了创作这幅作品，他每天要趴在地上画8个小时以上，累得胳膊酸痛。在朱戊扬众多水稻作品中，有一幅是袁隆平院士蹲在稻田里手捧稻穗仔细端详的作品。这幅作品被他挂在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他说，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解决了历朝历代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要画水稻当然少不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袁隆平本人。因为画水稻，朱戊扬和袁隆平有过多面之缘。2010年，他把作品《当代神农袁隆平》送给袁隆平看，袁隆平看了很高兴，并在画上欣然题词：“画中有谷。”

今年，袁隆平被提名2014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朱戊扬更是认真创作了三幅袁隆平探索杂交水稻的作品，以此向袁隆平表示祝贺。这也让他深感自己画好水稻的必要，他要将对金色稻田所赋予的神圣意义诠释给世人，呈现给世界。

兼收并蓄求升华

朱戊扬性格淳朴，待人亲切、真诚。画如其人。他的作品无论工笔还是写意，画面清丽，格调高雅。他笔下的水稻千姿百态。或是刚抽穗时的蓬勃向上，或是被风吹过时的娇羞，或是谷粒饱满的俯首低垂，或是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波澜壮阔。夕阳下，晨雾中，骄阳里，无人时的静谧，丰收时的热闹，时而水鸭游弋稻田，时而蜻蜓斜飞稻丛，时而鱼儿环游稻秧，都在他的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水稻的千变万化连同湖南农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都在朱戊扬的画中一一呈现。

为了画好水稻，朱戊扬经常赤脚走入田间地头，细心观察水稻不同节节的形态和模样。他四处采风写生，不同自然地带的水稻种植方式以及所表现出的画面语言丰富了他的创作。“以湖南为例，水稻种植就有湖区、山区、丘陵之分，不同的地方水稻的耕作和收割方式都不一样，所表现出的风物、景致、气魄也各不相同。”朱戊扬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深厚的农耕文化，自己要把水稻画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朱戊扬的画兼工带写，表现手法上还吸收了西洋画用光的技巧，突破了传统工笔画面面俱到、程式化的刻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美术理念和自己的美学观点，如弱化线条，强调光的感受，更传神地表现了水稻的神态。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李魁正评价，朱戊扬的画注重物理物态，画面意境上得到了很好的升华。



沙坪绣女

湘绣之美

康洁

锦，花纹色彩精美鲜艳的丝织品。

绣，用丝线在缎面上缀成的花纹或文字。

当锦与绣相逢，湘绣艺术——水到渠成地诞生。

数千年前，缫丝养蚕的中国人，织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而湘绣，这个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出现的新称谓，也有着令人自豪的历史。她的长远，如缕缕色彩斑斓的丝线，你不断地寻找，却难以追溯到绣女们的第一针，只知道，在几千年前的大汉，甚至是更遥远的周代，她就已经隐约地向世人展示了令人惊艳的身影。她并非只是历史上的惊鸿一瞥，而是像一条潺潺小溪，几千年来不断地汇聚、发展、壮大成为一条古朴静穆的河流。有多少不知名的绣女，用她们的巧手和针线，为她装扮着容颜，织就着她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几千年前精湛的工艺，无论是先秦楚墓中龙凤绣品针法的细腻、图案的精美，还是马王堆汉墓里层出不穷的纷繁复杂和美丽绝伦，都呈现出令人赞叹的高超技巧。直至今日，刺绣艺术仍闪烁着灿烂而耀眼的光芒。

中国湘绣之乡沙坪，如今绣女如云，习绣成风。这里的妇女，无论老幼，均懂刺绣。然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奥妙就在于，同样的针与线，绣女们能将它们组合成最纷繁复杂而美丽的图案，而旁人，只能高山仰止，抬头仰望。

在沙坪，锦与绣终于在新的世纪相逢在了博物馆。

湖南省沙坪湘绣博物馆，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2000余万元创立的博物馆，在业界已引起较大的反响。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博物馆，建馆的历史也并不悠久，许多陈列在此的展品，年代都要比这座馆久远得多。跟许多丰盛得像饕餮大餐的大型博物馆比起来，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道精致的家常菜。2010年国际博物馆日那天，它以腼腆的新秀姿态，亮丽在众人面前。崭新的是它的外在；古旧的，是未曾毕露的锋芒，内敛而厚重。这座民办湘绣博物馆呈托给世人的作品，不仅是它赖以生存的值得称道的始终，也是绣女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她们的独特的存在方式。

湘绣，曾经是一门手艺，沙坪的绣女们，一代代传承使其保留了下来，时至今日，她成了一门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艺术，绣女们手中捻动的每一针每一线，炫目了这门艺术。繁花盛开的春天里，她们在绣；挥汗如雨的夏日里，她们在绣；金色灿灿的秋色里，她们在绣；白雪皑皑的冬季里，她们在绣……她们用生命在绣，她们也赋予了湘绣以生命。

古人有诗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出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感双蛾。”刺绣时，绣女们时而双眉紧蹙，时而面带微笑，扎下的每一针都包含了她们的喜、怒、哀、乐。

回顾那些遥远长河里的绣女们，身軀早已逝去，但她们的技艺，以凝固的方式，沉淀在时光里与今人相见。那些仍在埋头不辍的绣女们，终将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融入到正在创造的绣品中，留待后人欣赏、感叹。

“美要吟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湘绣，如屈原笔下美妙的出尘湘君，在湖湘文化里飘逸地灵动，让人们去追寻探索她的美。

斑鸠，斑鸠

曹娟

“你们来看看哦，斑鸠筑巢我家，还孵出了一只小斑鸠。”近日，《湖南日报》退休记者曾季杰打来电话。

“闹市中有斑鸠筑巢？”怀着几分好奇，我来到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荷花池社区的湖南日报社宿舍二栋22层曾季杰老人的家。

从窗户外往下看，在窗台下不到80厘米处，与空调外机之间，有一处安窝。初冬暖阳下，一只斑鸠惬意地卧伏着，个头不小，全身灰色，肚皮边上的毛泛白色，脖子上还系有一彩色“领带”。仔细一看，斑鸠的身下还藏着一只小斑鸠和一只尚未孵出的鸟蛋。

听说曾季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左右不舍都跑来瞅个稀奇。

《湖南日报》退休老记者、摄影家唐

大柏一边悄悄给野斑鸠拍特写，一边感叹：“这闹市中的‘鸟妈’，平时难得一见啊！”

曾季杰介绍，据他观察，为了孵蛋，这只斑鸠已10多天没有进食了，真担心它吃不了。

对鸟类颇有研究的唐大柏说：“应该还有一只公斑鸠给它送来虫子、蚯蚓之类的活食。”

其实，斑鸠已是曾季杰家的常客了。6年前的一天，一只斑鸠开始在曾季杰家窗台与空调外机之间的塑胶管线上安营扎寨，搭窝孵蛋，每次孵一两只，时间二三十天；孵出来后还要教小斑鸠飞上几天，等到小斑鸠能单独放飞了才带着它们离开。

自此之后，曾季杰家每年都有斑鸠来做客，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至今已第六年了。

“有两次，母斑鸠还带着小斑鸠飞进了客厅，盘旋了几圈才走，像是在跟我告别。或许这是‘鸟’人有‘鸟’报！”曾季杰笑着解释。25年前，他曾主编过“环保杯”征文，组织学生参加爱鸟周等环保知识竞赛，呼吁环保要从娃娃抓起。

趁着母斑鸠飞出去觅食的空当，曾季杰向鸟窝投放了一把新买的玉米渣。一旁的唐大柏一脸严肃地责怪他不该投食，因鸟很敏感，其居住的现场不能随意被破坏。

“鸟通人性，我爱鸟，鸟也爱我啊！小斑鸠能展翅翱翔后，它们就会远走高飞，真希望它们明年继续来做客！”曾季杰感慨。



母斑鸠正在孵小斑鸠 唐大柏摄

节气二题

陈东红

小雪

朦胧中
你在轻盈地飞翔
毫无意识漫无目标
渐渐地消失在飘渺的高空
黄菊依然盛开
阳光分外暖和
农家小院堆满新劈的柴火
城镇商店挂满加厚的衣裤
渴望与你相遇
在江南杨柳依依的河畔
渴望与你相融
在湘东层峦叠嶂的山野
一种寄托来自家的方向
一种思念来自爱的心头
一片六角形的花瓣
在你纷飞思绪中悠然扬起

大雪

大雪的日子
江南依然无雪
把对雪的渴望
藏在皎洁的月色中
想象大雪纷飞
纷纷扬扬地粉饰着
凋零的万物
大雪无痕
一切都在静寂中
天地间流淌着一丝丝寒意
让灵魂行走在白茫茫的世界
寻找一剪带血的红梅
古渡口 一叶扁舟
横在结冰的河面
没有船公 没有炊烟
等待冰雪消融
抑或履冰跋涉
迟疑中 河对岸的
那朵雪梅早已盛装
开放



读书时光

李运明

周末，外出归来，见邻家少年端坐门前，捧着一本厚厚的书正看得入神。书很厚，绝对可以称得上大部头，但是所剩却已不多。少年看得津津有味，脚前有几只麻雀叽喳蹦跳，他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好一幅孩童读书图！见此情景，我不由得暗自感慨：这是多么美好的读书时光啊！

少年时期，如人生的春天。少年的心，如春天酥软的土壤上刚刚破土的新芽，沐浴着春晖，承接雨露。少年时期无忧无虑，时间充裕，当属读书的最好时期。“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水溉，心以义养。”此时读书，好记忆，易吸收，多学些知识，多懂些道理，无异于是给自己的成长施加丰沃的营养。回首过往，小时候，我对读书也是如饥似渴。可那时候，却很少有书读，一旦见到谁家书，就想想方设法借过来，一书在手，就雷打不动，茶不想饭不思了，一心沉浸在书的境界中。这样饥不择食地读书，自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学习成绩蒸蒸日上。应该说，在求学阶段，也正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段，让人没齿难忘。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夏天。蓬勃的青春如同刚刚崛起的大树，挺拔、伟岸，枝繁叶茂。此时“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如果说，少年时期读书利于“长高”，那么青年时期读书则更利于“强壮”，此时只有多读书，才能撑起更高远的一片天空。然而，树大了，鸟落；林茂了，蝉鸣。我参加工作以后，不愁没

有书读了，但是心性却浮躁起来，读书的热情大不如从前，工作之余忙于玩乐，任它汨汨水东流，不管悠悠日西坠。夜晚，躺在床上，才开始懊悔自己的碌碌无为。虽然我曾用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来警醒自己，可是，第二天却又像寒号鸟“明日来搭窝”一样地纵容了自己。哪怕有时读了点书，也如水过地皮、云掠蓝天，早已了无踪迹。所以，至今愧悔难当。

中年时期，是人生的秋天。人生的秋天，天空高

远，白云悠悠，人生之树上风吹叶少，渐渐露出虬曲的枝干，枝丫间或有果实时隐时现。此时可以享闲散淡泊之趣，但是也有“展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促我忙”的紧迫感。这时，如果能够手不释卷，则可“近读犹有短策在，对此读书功倍”，自然会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雅致。步入中年，我的心也如秋水一般渐渐归于澄澈明净，就想再也不能蹉跎了岁月，是时候该充实自己了。于是重新拂去书上的浮尘，置于床头案角，一有闲暇，就翻开书页，如啜香茗，如饮甘露看上一会儿。晚上，更是痛下心来抛开网络的诱惑，端坐书桌前，让灯光漂白书页，和智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与哲人进行人生命运的对话，和书里的人物同喜同忧，同乐共悲。每日里书香氤氲，暗香盈袖，其乐融融，原来读书的时光是如此美妙。

老年时期，应该是人生的冬天。经历了春华秋实的成长，饱受了风霜雨雪的磨砺，此时，人生如冬天的原野般苍苍茫茫，一览无余。环视芸芸众生，不免会有“日暮苍山远”的落寞与无奈。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书中自有春常在。如果能够一册在手，又何惧英雄迟暮？现在，我正值中年，如果到了老年时期，我想我愿意这样过活：“田野耕耘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朗”“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有我”。

明代才子徐文长曾题联警示后人：“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而我则认为，不论任何时候，如果能够好好读书，就是幸福的光阴。